

■湘西南诗会

邵东诗群十人集

晚餐

郭竟成

太阳下山了
水牛上岸了
天空与河面
同时归于平静

老院子屋顶上
炊烟不断向天空抛云霞
那是在准备村庄的晚餐

老屋

唐志平

厚厚青苔是长满碧瓦的胡子
诉说着悠悠岁月演绎的故事

阳光从天井洒下斑驳的印痕
祖母在檐下唠嗑陈年的梦境

老墙遮挡了多少岁月的风雨
父亲倚墙翻读着泛黄的族谱

北京约

李春龙

去北京七天
早就与在北京的小学同学约好
好好聚聚
我在北六环他在南五环
一误再误
到第七天
一场对北京来说
可遇不可求的大雨
让我们只能再次约好
回邵东回双凤回大兴村
好好聚聚

我的母亲同样有型

范朝阳

父亲病了
我催着母亲去做体检

母亲一直推。她说
要去,也到明年开春再去
她要我年前先给她换社保卡
本本上面登记着
血型:不明

A型、B型、AB型、O型
总有一型,属于
从来没有做过体检的母亲

三月茅草和四月葱
开春就有型,就返青

我在这里

邓星照

我在这里
有时头顶烈日
有时身披冰雪

你径直走过
或颌首一笑
你有你的芳香和美

你不要同情我的凄凉
我也不担负你的山水

在这里
我祝福每个善良的人
阳光和风雨
都刚刚好

南风来了

王唯

热到极致的时候,
父亲从麦地直起腰喊:
南风来罗,哟呵——
天一震,南风就来了。

这透骨子的凉,
生命欢喜得打颤。
万物活了过来,麦穗相互拥抱。
我说爸你真厉害,天也听你的。

父亲呵呵笑着,
把我装进箩筐里,
和麦子一起挑回家。

这些我全想起来了。
此刻弟弟正挑着两箩筐土,去填
父亲的坟头。

久违的阳光

李红霞

阴雨连绵的日子,分外想你
只盼望,迎来和煦
把发霉的心事,摊开,晾晒

瑟瑟发抖的枝丫间
还残留着西风之怒
你抚过,便抹去沉郁

我正要,抓一把爱
穿引你万千光线
缝补那些
裂了缝的感情

进城的蚂蚁

宁文彬

19层的高楼走廊
发现一只蚂蚁
在整齐划一的瓷砖之间
穿梭
我总担心它
会不会被驱赶被捏碎
适不适应城里的月光
这里有没有它想要的生活
白昼与黑夜
它孤单地行走

直到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
它身后紧跟着另一只蚂蚁
再后面,是一群蚂蚁

留住最后的乡愁

杨秀

云翻滚波浪
树裸露肌肤
初冬的天幕
让位于黑白色

汽车再快再快一些
把窗外的黑白颠倒
电话那头
奶奶已经在抢救室

门前树上的木耳
屋后山上的竹笋
我愿交换所有这些记忆
只求奶奶长寿
留住最后的乡愁

背水的少年

刘筱梅

水,终于背上去了
满身的汗水已比一桶水还多
下楼,全身都痛
这是高考后的第一天
这是第一次代替父亲送水
这是第一次挣钱
虽然只有一元
在交到父亲手上时
父亲笑了,他也笑了
此刻,母亲也在天堂微笑

不打一处来,指着儿子骂,七八十岁的老人就不值钱了?七八十岁的老人就能乱吃东西了?越骂越来气,咚咚咚咚,把那几瓶从美国捎回来的补品全扔进了屋前的水沟里。

石林气得向姐姐桂娥告状,说没见过这么刁的老人,把巧雅从美国捎回来的补品全扔进了水沟里。

桂娥很奇怪,问石林,娘是不是嫌那些补品不好?

石林说,她尝都没尝,哪知道什么好不好。

桂娥更奇怪了,说,那娘为什么要扔掉?

石林说,娘要我看标签上的保质期,我看不懂,她就担心那些补品过了期,不敢吃。

一听是这么个原因,桂娥就来了气,说,没见过这样的老人,越老越刁,连自己的外孙女都不相信了,今后再也莫给她买补品了。

正气恼着,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巧雅从美国打来的。桂娥接了电话,噤里啪啦地对远在美国的女儿说,以后,不要给你姥姥寄补品了。不等女儿问原因,她又噤里啪啦,把姥姥扔补品的事说给巧雅听。她以为女儿会和她一样生气。谁知女儿听了她的告状,不但生气,反而开心地笑起来,说,姥姥做得对,就是要有食品安全意识。妈,你要好好向姥姥学习,吃食品时一定要看清保质期。

■人物剪影

命运随着志向走

易祥茸

真没想到大哥和朱八爷竟然是中学同学。

那还是解放前的事儿。大哥和朱八爷(他和大哥虽然同龄,但细细算起远亲的辈分来还长我们一辈,他又在朱家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母亲让我们叫他八爷)不但同校同班,还是同桌,关系一直还过得去。不过,大哥当时在学校只能算是“短衣帮”——只有家织布短衣穿。而八爷却还是一副前清秀才打扮,一袭士林布长袍。更惹人目光的是,老大不小的了,脖子上还常常戴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贵气崽崽”。他们读书都非常用功,成绩都是班里的“冒尖户”。但不同的是,一碰到什么社会活动,大哥总是积极参加。比如要演个什么文明戏,他总要去“混”一个角色,有时甚至还是主角;而八爷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管外面有什么风浪,他都端坐在教室里读书、写作业——去外面瞎闹有什么用啊,还是那句老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解放的炮声震动县城,学生无法上课了,都回到家里“躲炮弹”。

有一天,解放了的县城的大街上贴出一纸告示:招收有志之士参加革命队伍,经培训后去剿匪征粮,参加土地改革。那天,大哥正光着膀子和父亲在一起车水抗旱,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丢下水车把手,从地上捡起刚脱下的短褂子,对父亲说:“我要去报考。”父亲也知道“崽大不由娘”。只说了一句:“早去早回。”

大哥去报考的时候还是不忘老同学,顺路走到八爷家,邀他一起同去。八爷的母亲一听说是要去“剿匪”,就坚决反对——剿匪,那不就是去当兵打仗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一口回绝了大哥:“要当兵,你去,我崽以后是要去考学堂的。”八爷的态度也犹犹豫豫,心里想着去当兵肯定有风险,风里来雨里去不说,更重要的是那子弹是不长眼的,于是也就含糊糊对大哥说:“老同学,对不住了,你先去吧,我再等一等。”

在县城的“地方干部学校”门口,大哥报了名。经过考试,他的文化成绩居然名列榜首。训练了半个月后,大哥当上了武冈县第三区剿匪队副队长(正队长是一个南下的干部)。从此,大哥就和战友们在战火中摸爬滚打,和土匪在山林中周旋。由于在剿匪队中大哥的文化程度最高,因此,谋划攻略、收发文件、拨拉算盘、收支记数一类的事情多由他来完成。

有一次,在雪峰山脚的一个山冲里,征粮队伍和土匪陈光中的残余部队遭遇,一阵激战,队长身中

数弹牺牲了,大哥也不幸挂彩,好在另一支剿匪队的人听到枪声赶来支援,撂倒了几个土匪,征粮队才得以解围。看着队长中弹的遗体,大哥好生伤感,他懂得老同学不来当兵剿匪的缘由了。但一想到土匪曾经在老家打家劫舍,奸淫掳掠造成民不聊生,对土匪的仇恨也就顿然而生,好男儿当为国分忧,驰骋疆场,也就想,自己这次来剿匪哪怕是牺牲也值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哥虽说不是走南闯北,但足迹遍布全县却一点也不夸张。他当过区团委书记,当过县委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

我家有五兄弟,但只有四间小房子,在分祖产时,从某县工商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大哥说:“刚好,你们四兄弟每人一间,我就不来分了。我在县城还有两间房子,勉强能够安身。”以后,我们四兄弟都以大哥为榜样,遇事共同商量,相互谦让,一大家子和和乐乐,其乐融融。

再说那位八爷。自从错失去“剿匪征粮”的时机后,由于新旧两个社会的教学脱节,他不能再回校读书,就只好待在家里。大跃进办公食堂要他当保管,他不屑;后来生产队要他当会计,他又不愿;对于农活他又不是很里手,最后,在大队的小学当了一名临时代课教师。由于所学知识跟不上时代,性格又有点孤傲,教学上总是不受学生欢迎。没办法,日子也就这么将就过吧。

一个星期天我回家看母亲,碰上朱家院子有人结婚,我去吃酒。有一个人穿过拥挤的吃酒的人群,挨着我坐下,停了半天才酸溜溜地说:“我和你大哥是同学,他都升官了。”我大吃一惊,这就是多年不见的朱八爷啊?眼前这位留着些许胡须的人,看起来比我大哥老多了。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就皱纹深刻,鬓须花白。听说他还在教小学低年级,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的形象,他莫不是也在教学生“回字有四种写法吧”?

我在县城工作也有好几年了。有一天母亲带来口信,看在远房亲戚的份上,要我去医院看望一下八爷,说是他的左腿骨折了。究其原因原因是亲两兄弟为了一栋祖上留下来的房子互不相让而大打出手。在且战且退中,不小心一脚踩空,从一个高坎上摔下,当场昏迷过去,送到医院半天后才苏醒过来。

我大哥和八爷年龄相仿,学识相近,就是性格不同,志趣有异。走的人生道路也不同,因而结果也就两样。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从大哥和八爷两人所走过的道路看,是不是志向也是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啊。

■古韵轩

夜台花·井冈山(外一首)

杨国安

花祭忠魂,碑翻心浪,先烈血染井冈。抚今追昔,泪水盈满眼眶。黄洋界,披霞光,会师场,红旗飘扬。八角楼里,墨池笔舞,雄文千章。

创建工农红军,挥起大刀长枪。砸碎枷锁,扫除豺狼,拨开乌云见太阳。新时代,老区酿,当初心,谁敢遗忘?红色圣地,千秋流芳,万代景仰。

湘春夜月

四十年,物是人非多变。可惜大片良田,野草没膝盖。几处老屋低垂,何处觅炊烟?门前罗雀,山顶栖孤雁。青壮劳力,谁能看见?

十一人一组,八人一田,共同劳作,苦乐相间。最切念,兴修水库,腊月寒冬,号角连天。手拉手,成百上千。俱往焉,数人生苦甜,知青岁月,梦绕魂牵。

意 识

(小小说) 龙会吟

姥姥七十五岁了。姥姥七十五岁生日那天,收到了外孙女巧雅从美国寄回来的生日礼物:几瓶高级补品。巧雅在美国留学,毕业后又在美国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给姥姥买了几瓶保健药品,托回国探亲的同事带给姥姥,恰好赶上姥姥的生日。姥姥收到从美国辗转万里才来到这大山沟里的礼品,什么都没说,要儿子石林给她看瓶子上标出的保质期。标签上印的都是洋文,儿子根本看不懂。姥姥说,生产日期是哪一年你也看不懂?保质期是几个月你也看不懂?真没用。儿子说我没用你就莫吃,莫非你外孙女还会给你买过期的补药。真是越老越刁钻。

姥姥七十岁以前,在吃食方面从不挑拣,给她做了什么饭菜,她就吃什么饭菜,饭菜馊了也舍不得倒掉。逢年过节,儿孙们给她买的补品,她都高高兴兴地收下,细水长流地吃,补品过期了,仍然吃得细水长流。七十岁以后,姥姥就不那么随和了,用儿子石林的话说,变得“刁钻”了。吃什么不吃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总是挑挑拣拣,不是

嫌营养搭配不好,吃了不利于养生,就是担心儿孙们买的补品过了期,硬要看清保质期才肯吃。石林经常说她,你再这样,谁还敢给你买补品?你也不要太刁了。姥姥说,电视里天天讲要注意食品安全,不刁能行吗?

石林看不懂补药瓶上的保质期,姥姥就真的不吃了,她担心外孙女捎回的补品过了期。姥姥知道,她们这大山沟离北京很远很远,北京离美国又更远更远,很远很远加上更远更远,那距离就远得无法算清。从那么远的地方捎回来的食品,就是不过期,也吃不了几天了。姥姥把外孙女捎回的补品收藏起来,想等一个懂洋文的人看过保质期后,再决定吃不吃。等了半年,又等了数月,也没等到一个懂洋文的人。姥姥就要把几瓶补品扔掉。

石林不准她扔。石林说,这么贵重的补品,又是从美国来的,你扔了不觉得可惜?姥姥说,连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都不知道,你叫我怎么敢吃?石林看着姥姥,又气又好笑,说,你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么怕死?姥姥听儿子这么说,气就

■百味斋